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

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

第一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责任编辑：李远杰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责任校对：伍登富

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25.5 插页 5 字数 468 千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564—6/B·201

定价：450.00 元（全套）



出版说明

王恩洋是我国近现代颇有特色的学者，治学以佛儒见长。其一生勤于笔耕，建树颇丰，留下了三百余万字的著述。在其子女支持下，由其弟子唐仲容出面，经多方搜集，将王恩洋著作编辑整理，付梓出版。内容包括王恩洋在佛学、儒学、因明逻辑学、东方文教思想以及戏剧、诗文等方面绝大部分作品，含部分未刊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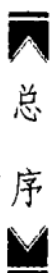
在论著集编校排版中，做了汉文繁体竖排转简体横排的处理。对于 1949 年以前的已刊文字基本按原文照录，只在个别标点、内容不合适之处有订正及删削；对 1949 年以后的未刊稿则予以新式标点，文中异体字统一为现行规范用字。

王恩洋先生是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弘扬者，其论著集的出版以资海内外学者对王恩洋本人暨东方文化的深入研讨。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

总 序



王恩洋先生，四川南充集凤场人，生于1897年，卒于1964年。愚十二岁时在龟山附小亲蒙教导，感其对佛儒文化造诣颇深，一生以办学育才、弘法利生为己任，不求功名富贵，专门从事移风易俗、培育英贤，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奋斗目标，遂立志以恩洋先生为终生楷模，学习并发扬其学术，继承其讲学育才、报效国家的伟大事业。后返巴中因病盲目，嘱人代读恩洋先生的佛儒著作，精通佛儒之学，故与先生关系颇深、感情特笃，而对其一生的事业成就知之颇详。总结先生一生，兹特从三方面叙其伟大成就：

一、对佛学笃行与弘传：先生肄业北大，从梁漱溟先生受唯识课，嗣后转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事欧阳竟无先生，专精唯识法相，对释迦弥勒之中道了

义、无著世亲的唯识学理，精研细究，知行合一，日夜不倦。自兹以后，直至晚年，在行持方面终于达到了如《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所说：“不于实无起增益执，不于实有起损减执，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性”的善取空的实践家。由于先生在佛学造诣上水平颇高，故其在弘传大法方面写有《佛学通释》、《佛学概论》、《唯识通论》、《〈心经〉通释》、《〈金刚经〉释论》、《〈说无垢称经〉疏》、《〈摄大乘论〉疏》、《〈阿毗达磨杂集论〉疏》、《〈二十唯识论〉疏》、《〈八识规矩颂〉释论》等，除此类著作外，还写了多不胜计的佛学论文，散见与许多佛学杂志。

二、对儒学笃行与弘传：先生对儒学研究颇深；对父母孝敬至极，早问安，晚送眠，父母去世，坟前守丧三载；对一般人言必忠信、行必礼敬，真正作到了“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斋庄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别”。而足以配天配地，与古之圣贤无异。故其在弘传儒学方面写有《〈大学〉新疏》、《〈论语〉新疏》、《〈孟子〉新疏》、《孔子学案》、《荀子学案》、《〈周易〉之哲理》、《〈诗经〉之艺术》等巨著外，还写有许多儒学方面之杂文，散见于若干杂志，多不胜计！

三、办学育才：先生二十余岁在支那内学院主办法相大学，后蒙黄联科居士之助，回故乡南充开办龟山书院，后在内江开办东方文教研究院，随后迁至成

都罗家碾，内设大专、研究、问学、函授诸部，四方青壮年来学者众，一时德才兼优之人才辈出，而后得遍布四方。先生一生，在农村办学，使多数贫困农民之少年与一般困而知勉、有志于学之青壮年蜂拥而至，其中有卓越成就者颇多；在都市办学，四方知识界、政界诸英俊，摩肩接踵而来，云集帐前，满院济济！其间对格致诚正之学，修齐治平之道，与出离解脱之法，不取不舍、自利利他之行皆有相当成就，而为卓越之大方家。其著者在僧众中有隆莲法师、惟贤法师、心月法师、遍能法师等；在居士中，从友谊切磋受其影响而成者，有解放前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任乃强、张鼎铭，与辩才闻名之贾题韬等。愚童年身残，以耳代目，自学成才，于内明专精唯识，至于声明、因明、医方、工巧诸外论，亦有涉略。学成之后，先在家乡办学，25岁在巴中师校授课，27岁在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大专部授国文及唯识课，带研究生。晚年讲学成都四川省佛学院，培育僧才。曾出版著作有《〈解深密经〉精释》、《学佛指南》、《〈唯识三十颂〉讲记》、《佛教的认识论》，以及《杂文选》等；培育了德才兼优之徒众，散见各地。饮水思源，这些成绩无一非受先师优异之身教言传培育所致，为报师恩，今后当倍加精进，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佛儒圣学，使之光昭全球，建立道德为重的新风尚，以振兴中华，进化人群。更重要的是将恩洋先生弘传佛学儒学诸方面的著作整理编辑出版，以贡献于社会，

使祖国优秀文化广泛流传，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使娑婆世界变为极乐净土！今聊藉此，用报师恩于万一，特作此序以自勉。

唐仲容

1999年10月于四川省佛学院



前言

王恩洋先生（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集凤场水龟山人，为我国现代著名的佛儒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平生以佛儒为宗，旁及中西哲学的研究。讲学著书，化民育才，学修并重，自他两利，是不可多得的国学大师。

一、少立宏志

清光绪 23 年（1897）农历 4 月 18 日，恩洋先生出生在一个勤劳忠厚、世以耕读为业的积善之家中。其父思敏，字保庭，生性谨慎温和，待人有礼，等无高下。少年从教，中老年从商从农，常以圣言自勉教子。如云：“圣人谓：‘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



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云云。其母张君，生性贤善，慈仁坚忍。教子有方，导以仁恕。如见有童子捕笼幼鸟，悬于高竿，母鸟日日衔食喂养，待长大后，宰杀烹食。其母见状，即告子女曰：“勿为是残暴事也。汝亦有母，使人囚杀汝等，我情何以堪乎。虫蚁牛犬，一切勿贱，贫老残废，不可轻侮。反躬自况，同所恶也。”后来先生研读儒书，知有忠恕盭矩之道，方觉其母所教，与圣人符；又觉圣道，不外人情，可学而得。于是独慕圣贤，立志效法。

先生7岁时，在其父所执教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1岁入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学习。在校期间，好闻古今志士仁人的光辉事迹，常以自励。又爱登台演说，喜与他人辩论，深得师长嘉许。16岁时考入南充中学，以作文见长异于常人。课余喜读四书五经及宋明理学之著作。特别钦慕明末忠臣义士杀身成仁之高风亮节，遂购《四忠遗集》读之。

1915年，先生18岁，正值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学校集会抗议，先生以知耻、自觉、自任三义作演讲，以激发同学的爱国热忱。又与任筱庄同作《亡国惨》一文以告县人。后又接触《饮冰室文集》、《甲寅》杂志等进步书刊，因知西学大略及天下大势，文思益进。但他自省，性懦寡断，非政治之才，因慕梁启超、章士钊之为人，便立志以言论救世。1916年中学毕业，时年二十。当时南充县立高等小学聘其任学监，张澜、卢子鹤聘其任家庭教师，

均婉辞。后因读《新青年》一书，爱其文笔透彻，而憎其思想偏颇。又因读佛家《法华》等大乘佛经，爱不释手。于是立下坚固宏志，对前一定要为孔孟鸣不平，大弘儒学；对后一定要做菩萨，自他两利，大弘佛学。

二、游学两京

1919年3月，恩洋先生背井离乡，赴北京求学，临别之时，亲朋好友各勉以富贵，独其母告之勿作官，学成归家。并诫之云：“为官清，则结怨于匪；贪，则结怨与民，如张乐群者，可为鉴也。”恩洋先生对慈母之言，长记在心，不敢遗忘。

抵京时，恰值“五四”运动，他亲眼目睹学生列队游行的壮烈场面，感念国家前途，不禁涕泪交流，泣不能止。7月他投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落榜。9月闻北大收旁听生，遂报名入北大本科哲学系学习。当时讲授中国哲学的是马叙伦先生，讲授印度哲学的是梁漱溟先生。另有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到北大演讲，恩洋先生从未缺席。其间他曾一度入法文学校专修，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后因故未果。

1919年12月，天津学生又以外交事件发起爱国运动，北京各高校全体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作声援。王恩洋先生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并发表演讲，后被反动军警定为肇事的40名首要分子之一，予以逮捕，地方审判庭判处其有期徒刑四月。初在狱中他以

为此次被捕者均为高等学生，彼此患难与共，可以在性行学问方面相互砥砺，岂不是一件进德修业的大好机会吗？后见被捕部分学生渐渐不安，以致产生怨尤的情绪，又且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互相轻侮，深感大学生与中小学生并无两样，尤其是可以论道义讲学问者，实无几。更体会到古圣先贤教人安身立命养气不动心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在狱中虽百余日，颇能自得，毫无怨尤，读书静坐，时有会心处。出狱后他将在狱中所学所思的心得，归纳为《唯情论》、《善恶论》，写就后呈梁漱溟先生审阅，当时为梁先生所否定。

1920年4月，恩洋先生出狱后，因在狱中一面感旧学之当躬行实践，一面因读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书，深感社会有实行改革的必要，于是抱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憧憬加入了工读互助团，担任第四组组长。集众募资，苦心经营，他们开始尚可支持，半年后因产品销售不畅而亏本，加之社会阻力大，人事不协调，经验不足，终至解体。经此一番波折，他对接受外来思想进行社会改革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心转向佛学的探讨，希望能从东方文化中寻找出一条解决社会以及人生问题的有效途径。时值梁漱溟先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及唯识哲学。梁先生在一次讲说中云：人生问题有三，一者对生活衣食问题，此以向前要求为主；二者对他心的问题，此以调和持中为主；三者对因果生老病死的问题，此以向后解脱为主。人类文化

都为解决此三问题。西洋文化——向前要求之文化，其特别成功为民治与科学；中国文化——调和持中之文化，其特别成功为儒家；印度文化——向后求解脱者，成功为佛法。但是自清末而后，国人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对中印文化、思想、道德全盘否弃，而佛儒之学，圣贤宝典，置之高阁。故尔大声疾呼，作中流之砥柱，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恩洋先生听到此处，对梁先生已敬佩至极。自思：梁先生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其持论之精透中正，学问规模之博大玄深，远在杜威、罗素之上。特别是对儒佛之学提倡洗冤，已先得恩洋先生心之同然。

恩洋先生在北大受益于梁先生者，其要有三：一、更加坚信了对儒家思想的信仰；二、由梁先生的引导，而得接受和研究佛学；三、听梁先生讲演，加大了对于思想组织整理的力度。而恩洋先生研究佛学其唯一动机在于探求真理。故而转思，自己所作《唯情论》、《善恶论》既不为梁先生所许，而见梁先生每论中西文化哲学，莫不以唯识之理为根据，故于唯识之学生起甚大希有之想。于是利用课余及寒假，取《成唯识论》及《成唯识论述记》反复研读，从中已能领会部分道理。

1921年梁漱溟先生为了学术研究之便，特辟印度哲学图书馆嘱恩洋先生负责管理。先生利用此一便利，广览瑜伽法相诸书，特别喜读欧阳竟无先生《瑜伽师地论序》。时逢梁先生在北大教室对全班同学言：



“今之佛学家，以南京欧阳竟无先生为第一，吾将从之学焉。诸君有志，往彼处为善。”后因在佛学上有许多疑问向梁先生请教，梁不能答，而决然告之曰：“汝往南京问欧阳先生可也。”恩洋先生深叹其师坦白纯洁，光明磊落，称人之长，述己不如，梁先生之贤，真实不虚。

同年不久，恩洋先生持梁先生介绍信，往南京支那内学院拜谒欧阳竟无大师，并提出了五个久疑未决的问题。

此五问题提出，欧阳大师立答，并且极加称许恩洋先生善问善学，于佛深理已有一定研究，日后定可深入法海。而恩洋先生也由于积疑顿释，庆快生平，又得嘉许，陡然生起大欢喜心及勇猛精进心。

在内院期间，欧阳大师首付以大小乘各戒本与恩洋先生，并嘱其对照参究，令知何者当行，何者当戒。恩洋先生受后，专心研究，认为此戒多分可守，并不为难。菩萨戒中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根本。并自信：平生不为第二等人，学儒必作圣人，学佛定作菩萨。于是发大菩提心，学菩萨戒。次又读《成唯识论述记》，有疑必问，问则必答。数月之中，如坐春风，时雨之化，沾溉深矣。如对“有为法顿生顿灭义，山河大地光光相网义，唯识所变有情互作增上不为亲缘义，法尔道理本自圆成义”等等，皆得胜解，饱受法味，其乐无穷。当时吕澂、熊十力、梁启超、邱希运、陈真如等也常在内院听受佛学课，彼此

互为同学，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后又遵师命，校刊《唯识述记》、《枢要》、《学记》、《了义灯》、《能显慧日中边论》、《仁王般若测疏》、《顺正理论》等诸书，一年之中，得百数十卷，并自谓：“余之唯识学入细，在此时。”遂发坚固大心，今生定要“弘圣道于污世，济有情于溟海，为真佛子，修菩萨行”。并叹“吾师之恩德岂不大哉”！于是对欧阳竟无大师百面礼拜，心悦诚服，愿终身为其弟子。

三、办学育才

1925年3月，支那内学院得梁启超、陈铭枢、叶玉甫、熊秉三等人的资助，创建法相大学，7月恩洋先生被其师任命为法相大学特科主任，当时在校读书的共30人，在家出家均有。如胡涤非、王冠熏、演藏、显教、圣楞等。另有陶闾士、吴梅修、熊东明、释满智等，于此期间也常到校听讲。在校与恩洋先生一同任教的有：欧阳大师、吕澂先生、聂耦耕居士等。恩洋先生上午在校讲《瑜伽真实义品》及《佛学概论》，下午自修，朝夕礼佛静坐。起居、饮食、行动与诸生同，故不加惩戒，而风纪肃然。恩洋先生也因诸生为其增上，振作不息，而烦恼不侵，庄敬日强。

1927年，北伐战争中，法相大学入驻军队，被迫停办，前后两年，如昙花一现。不得已，恩洋先生只得乘船溯江而上，返回故乡。临别之时，作诗以哀

之。诗曰：

万里辞家来，初愿颇殊邀。大法应中兴，慈恩云再复。堂宇矗然立，规模称太学。远迩闻风至，缁素盈黉屋……。

1930年2月，恩洋先生得南洋华侨黄联科居士赞助，在其家乡南充集凤场创办“龟山书房”，聚徒讲学。先生认为，当今社会，世风日下，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极其突出。只知有我，不知有他；只知有家，不知有天下。故尔讲学以佛儒为宗，大讲特讲尚德贵义、强恕求仁、节情以礼、和群以乐的儒学，以及明因识果、出世而又入世、大智大悲、大愿大行、自他两利、同得解脱的佛学。所以他在《龟山书房记》中云：“粤来诸子，咸听余言，唯吾之教，儒佛是宗。佛以明万法之实相，儒以明人道之大经。游之以仁义，广之以新知。本末兼赅，中庸以时。为学之道，正心为本，力行是急，淡泊是甘，艰苦勿惧。无思利，无近名。……”

1931年4月，欧阳竟无大师计划在“内学院”的基础上，再添办一“悲学院”。特向恩洋先生致书云：“内学以精简研核为主，悲学以持正开导为的。悲学主人，非我恩洋，其谁克哉！”力劝他返南京。吕澂先生亦来函请他速回内学院共弘大法。恩洋先生捧读师函，十分感激。无奈路遥，加之吐血宿疾累发，故作书婉辞。

1933年龟山书房扩建教室宿舍，除成人研究班

外，新增一附小，惟贤法师、唐仲容先生等，此时皆就读于附小内。

恩洋先生在龟山书房讲学的同时，又应成都佛学社、重庆佛学社及各地佛教团体之请，外出弘法讲学。在成都佛学社的数次讲学中，听众踊跃，僧尼白衣，弱冠少年，耆年硕学，走卒贩夫，莫不来归。四川佛学院昌圆老法师及广文师率全体师生莅临听讲。邵从恩、卢子鹤、黄肃方、叶秉诚、游永康（即隆莲法师）、罗隆玉等亦来闻法，说法堂为之爆满，后至者乃环立阶前聆听，场面十分感人。在重庆佛学社讲《世间论》及《摄大乘论》，遍能法师闻此消息，专程从乐山赶到重庆，同住佛学社听讲。陶闾士及其子陶道恕亦至社听讲，其他还有马如云、张茂芹等众居士亦在社听讲。另外在重庆华岩寺得方丈钟镜大和尚支持，多次在该寺讲《二十唯识论》及《说无垢称经》，听众如云，闻者大受法益，叹未曾有。

龟山书房，前后开办十载有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移风易俗，净化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42年，恩洋先生在内江圣水寺以大悲院为地址，创办东方文教院，后改为东方文教研究院。1945年，文教院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分办研究、修学、问学、函授四部，大讲佛儒圣学。他认为若欲民富国强、天下宁平者，则必须要创建新文教，培养新人才。创建新文教者，如他在《东方文教研究院缘起》一文中说道：